



从冰斗到大川

雷 加

上海文艺出版社

从冰斗到大川

雷 加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朱展程

插图：俞晓夫

从冰斗到大川

雷 加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375 插页 2 字数 86,000

1978年11月第1版 197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0册

书号：10078·3048 定价：0.45元

内 容 提 要

《从冰斗到大川》，是一部记叙我国建设者开发边远地区、整治祖国山河的伟大斗争的散文集。内容由两部分组成：一写中国科学院组成的综合考察队，在著名的中国西南横断山脉地区，对白马、碧罗、四莽等雪山进行艰险异常的实地考察情景；一写水利建设者为根治黄河而先后在三门峡、刘家峡截流的宏伟工程。作者以清新的文笔、炽热的诗情，对雪山冰斗、大河激流、奇花怪石、乡风趣闻，都作了很生动的描绘。文中所写建设者们战胜天险的英雄气概，兄弟民族热爱祖国、支援建设的挚意深情，读来尤使人动心。

· 目 录 ·

白马雪山

山城..... 1

偏天角..... 9

碧罗雪山

岩瓦..... 16

露营..... 20

东哨棚..... 28

垭口..... 33

四季多美..... 36

四莽雪山

贡山广场..... 45

呼渡..... 53

笑声..... 57

砍核桃的老妇人..... 62

探路·····	67
白云深处·····	72
架桥·····	76
接骨木林地·····	82
高山草地·····	90
最后一天行程·····	92

玉龙雪山诗话·····	98
-------------	----

命名的传说·····	104
书的主人·····	113
工地早晨·····	119
桃汛·····	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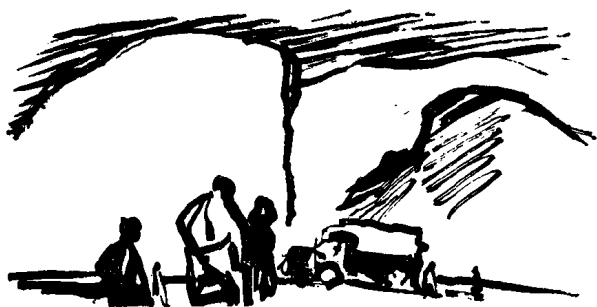
三门峡截流小记

早晨·····	138
第一个·····	141
水情·····	145
两个班组·····	148
青年先锋号·····	153
大协作·····	158
合龙·····	161

刘家峡截流记

九曲之一.....	169
地下黄河.....	170
路.....	171
隧洞的故事.....	175
进水口.....	180
隧洞巡礼.....	186

后记.....	192
---------	-----



白马雪山

山城

穿过三千三百公尺的云杉林，汽车象一架带轮子的飞机，降落在这片幽静的山谷里。

这是薄暮时分。永春河闪着银色光辉，一层薄雾在两岸的树林上空飘荡。插在车头上那支粉色杜鹃花，象一颗流星般的，扰乱了深谷里的谧静的夜色。

考察队，今晚要在维西山城住下来。

汽车在礼堂门口停住。这条山中公路，在澜沧江边上戛然而止。这是汽车能够送到的最后一个地方，从这里开始，我们考察队必需徒步

前进了。

我在礼堂里，拾到一些笔记纸。满地堆着稻草，舞台的侧间，还有一个用三块石头支起来的火塘。好象刚刚开过三级干部会，只不过现在门窗洞开，红漆长椅上盖满了厚厚的尘土。这样的宿营地，对考察队来说，犹如一座神圣的殿堂。

青年人喜欢这一类的活动场所，不多一会，这里就摆布得象个清洁的宾馆了。所不同的，不是每个人，而是每个组地住了下来。土壤组和森林组住在一起，就象地貌要和水文住在一起一样。植物组永远把困难留给自己，住在有火塘的侧间里。气象组在楼上走廊占了一席之地，这是为了可以随时观测天气。电台的人，一下车找到了门口一棵大树，天线顺着树梢从二楼楼窗扯进来，跟着手摇发电机便象一只小牛似的，在前廊里吼叫起来了。

这些原来天南地北的人们，不消多久，就互相熟悉了。这里用不着盘问，也无需探索档案，无数的科学报告，历次的考察生活，都会提供有用的材料。新参加的青年大学生，不住地搜集毕业论文的资料，同时也大谈特谈自己的爱好

和理想。

考察队队长老史，抗战前徒步走遍了整个四川，现在是大学教授。他认为他从事的土壤学，会直接产生美好的理想。他对于新社会充满了真诚的喜悦，并能用富于诗意的语言，说出自己的唯物观点。

事务工作者老阎，是队长的助手。队长只有对这个人，有时颇为严厉。然而两个人的年龄相差甚远，这就使他们之间的紧张气氛缓和下来，这也确定了除了职位之外的另一种亲昵依赖关系。这位事务工作者，一方面办事严格，一丝不苟；另一方面，他五岁上埋葬了饿死的祖母，跟着母亲连着换了三个姓，以后在地主家干活，地主的院子比一座山头还大，他从来没有扫完过，因为扫不到一半就没力气了……，因此他有一颗敏感的同情的心。

水文组的老陆，第一次参加考察生活，他准备在这次考察生活中庄严地度过党员的预备期。全队只有他一个人有肠胃病，也只有他一个人带着一只小暖水瓶。这一点点开水，往往是别人喝得多，自己喝得少。

一张大字报介绍过搞土壤试验的一位同

志，他是一个有点自由主义的人。可是他这个四川人用字文雅，惹得不少人爱上了四川。因为他爱四川马的缘故，不少次他能跟住马帮，不出一句怨言。

还有森林组的一位同志，因为参加过多次考察生活，经验丰富，随身带着一大堆鞋子：爬山靴、雨鞋、布鞋……，他的袜子也非常多，必要的时候一次可以穿上几双。这人身长体弱，腿杆子又细，他的裹腿似乎比别人长些。他爱说某人象桦树一般漂亮，他也常常用美丽的桦树皮写诗……。

这个新的集体，这些刚刚从各个岗位上集结起来的人，今后将在一条考察路线上进行工作。由铁铲挖出来的土样，必需从标本夹子上得到印证。一条测绳，又会综合各种资料，在蓝图上指出建设方向。维西山城，就是考察队工作的起点站。它的第一个计划是征服碧罗雪山，向贡山进军。

任何团体都有着亲密无间的友谊，然而尊重这种战斗友谊而又能最快建立起来的，恐怕在野外工作和在帐篷里生活的考察队，算是其中的一个了。

考察队今天第一次自己开伙。一只铁皮锅罩在另一只锅上，这是用以代替锅盖的。志愿帮厨的人，几乎就是全体吃饭的人。这也是一顿非常富于营养的晚餐：面条当中有粉丝，有黄花菜，还有一片片腊肉。

生活中什么是合理的？我看见有人用树胡子洗碗，有人用橡皮膏补裤子。正常的生活秩序又是什么？我们用大脸盆吃饭，也可以用小口杯洗脸……。

吃过晚饭，我坐在礼堂石阶上。经济组的两位同志，在黑暗中从我身边走过。他们边走边说：“洗脚还在家里？跟我找小河沟去吧！”这种亲切的调子，吸引着我也跟着走去。本来这里有一个篮球场和一片菜地，泉水在菜地边上流过。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一个叫小白的探索一阵，忽然失声地说：“唔！水太浅，再到下面看看！”泉水引向一条窄窄的街道，贴着墙根流去。走了一阵，小白又伸出腿杆子，更加失望地喊道：“这里也不行，连脚背也淹不到。”两旁房屋没有灯光，黑洞洞的，伸手不见五指。最后小白突然站住，惊叫起来：“糟了，水沟加上盖啦。”于是他们踢踢踏踏往回走。我也只好跟着他们走

了回来。

这时，开小组会的烛光熄了。我又在阶石上坐下，心里想着泉水不停地流去，却找不到洗脚的地方。进城时我没有看清维西山城的面貌，现在它又沉睡在梦乡里，如同一片荒野。但是我不能不对自己说：我向往已久的考察生活一开始，就碰上了这个神秘的山城，而且爱上了它。

第二天，这个山城也象头天晚上一样静寂。县人委秘书前来欢迎我们。这是一九六〇年的五月一日，他说应该举行一个联欢庆祝会，可惜的是所有的机关干部，下乡帮助春耕去了，全不在城里。

四周的高山，美丽如画。灿烂的太阳，照耀着一色黑的房瓦。房屋依山建筑着，有阶梯的石路，又长又滑。几个穿百折裙的傈僳族老妇人，守着文具和杂货摊子，她们忘记学生也都下田劳动去了，一心一意留恋着头顶上那颗心爱的太阳。

考察队的爬山靴子，在石路上跑来跑去，找了商业局，又找运输部门。我们在这里集结的目的：就是要筹划粮草和副食品，还要请到数量

可观的马帮。

不管是商业局，还是粮食局，都没有人办公。从运输公司带回来的消息更糟。

运输部门根据来往行人的口传，确切地说碧罗雪山最近又封了山。

有一年，麦子开花还在下雪。可是去年雨雪都少，现在雨水提前了。虽是春初，底下一下雨，山上自然就冰封雪冻。这个季节又和冬季不完全一样，山上的飘雪随下随化，冰凌夹着稀泥，这是一年之中雪山上最难走路的时候。这段路大约要走四个小时，听说雪深五尺。

如果再等十天，依然困难重重。马帮一路上不能多带马料，还有两天的旅程根本吃不上草。走上这么一次，有膘的牲口落膘，没有膘的，常常带回两只马耳报销。现在公社生产忙，有马无人，就是有人也只能送到两县交界的地方。过了维西，得由贡山派马帮来接。为了取得贡山的帮助，考察队又须经过西昌的考察队总部，转请专署协助办理。何况，听说贡山的人，又全体出动背口粮去了。

在那辆汽车上（那朵粉色杜鹃花还未凋谢）召开的会议，试着解决这些困难。队长几

次想打断老阎井井有条的陈述，都不成功。现在看来，在礼堂旁边养一圈猪对我们十分有利。这时一位傈僳族妇女，站在篮球场上，象站在三十度坡田上撒种似的，朝天撒了一把苞谷，猪群象满天星似的散开。谁都认为这种饲养方法，含有太多的诗意。困难的陈述因此才被打断了。队长趁此简单、明快地说：

“困难挡不住我们，给你两天时间。你听见了吗？至于我们……”他转向全体队员，“为什么不在栗地坪，或是附近做一做。将来我们从德钦到中旬时，那是白马雪山的北段，以后转到兰坪、剑川，又是白马雪山的南段。这是练兵的好机会，把地图铺开来看看……”

二千八百公尺的偏天角，稻谷是极有名的。它的洋芋种，也一直传播到贡山县境。在地图上找到了这个理想的地方，队长又一次向全体队员们问：“为什么我们不到偏天角去做一做呢？”

这天下午过得想不到的好。因为省的勘测队也光临了这个县城。有一段线路，我们两个人要走在了一起。大家都很高兴，只有老阎一个人，挖空心思，怕马帮不易凑齐。作为庆祝开始

的一场篮球赛，就在上面提到的球场上举行了。省勘测队担心自己那套娱乐节目过了时，可是对我们来说，差不多鼓破了手掌。我们也显示了集体的力量，出现了第一批文娱方面的人才。不管篮球或是联欢节目，都没有请来一位观众（想来篮球在这里还不流行，联欢时间又嫌太晚），但是一点也不减少欢乐的节日气氛。

偏 天 角

由石棉厂回偏天角的途中，遇见一块高山坡地。这里显得格外明亮和温暖。西边脚下峡谷中，是一片阔叶林的树海。幽幽闪光而又喧闹不休的树丛，四处延伸，又汹涌地向上攀升。高高耸立的一座座树冠，象是湖中心的泉水之花，它波澜壮阔，仿佛就要冲破这座绿堤爬上岸来。

我们望着这座植物迷宫，坐在坡地上休息。在这个阔叶林里，奇异地散发着亚热带的气息。我们都想走进去看看：一百五十年的楮树是个什么样子？足有一百公分粗的藤本植物，又是怎样生活的？

帮助公社插秧的青年，由背后跑来，我们也跟着站起来，随同他们一起下山。

这群青年背着行李，腰间别着盛油的竹筒。个个精瘦而健壮。他们赤足，但行走如飞。我相信不论哪一个的脚杆子，都可当做铁钎插在任何一个高峰上。当然也把其中三个女青年包括在内。

来到偏天角，另有一批放劳动假的小学生在欢迎我们。我得说他们的欢迎，不单为了好客，而且对我们携带的各种仪器，也发生了无限兴趣。其中一个西番族少年，戴了一顶草帽。在海拔三千公尺的地方，草帽是少见的东西。他只为了显示写在草帽上的名字，和画在草帽上的那朵红艳艳的桃花，才背在背上，并非戴在头上。由于草帽，我们知道他叫熊国华。由于那朵桃花，他立刻成了植物组同志的朋友。这个十四岁的西番族少年，这一天一直陪着我们。

我不知道偏天角有多大？有人说，这个平坝子一天走不到头；有人说，天旱时，一把野火顷刻之间又可以把平坝子烧得干干净净。

以牧草、稻谷、洋芋三件东西闻名的偏天角，原来是帕泰格的译音。帕泰格是高山牧场